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
第三回 探芳信問紫更求晴 斷情緣談仙同煮雪

話說王夫人因怕寶玉害病，要緊安慰他，許他叫晴雯、紫鵑過來，還許他勸轉黛玉。這是急忙中的語言，回到房裡越想越難起來。卻又怕寶玉害病，只得著人請李紈過來商議。不一時李紈過來，王夫人先將勸黛玉的話及她。李紈著實支吾。王夫人見光景不像，連自己也曉得為難，便要她央及晴雯、紫鵑過來，大家說通，不拘怎樣將就哄印一哄。不要年終歲暮外頭事還鬧不清，這孩子又鬧出故事來。王夫人打量，這一句話李紈容易招架，哪知李紈也就為難。

這李紈是和順不過的媳婦，又知太太心裡只惦記著寶玉，卻不知道那兩個丫頭的性格。駁又駁不得，只得勉強答應道：「太太的意思我盡知道，但是林姑娘離她兩個便不受用。雖則她兩個是丫頭，也有些古古怪怪的。難道說太太叫她，她當真的敢不過來？況且暫時過來走走，哄哄寶兄弟就去了。但是我一個人去，林姑娘又要疑心起來，說我在裡頭有什麼了。前日寶妹妹叫雪雁過去，打量是林姑娘的舊人，叫她請個安，到底摸著些情性，順便留下替她們兩個。我們也未敢輕易說合來，倒是晴雯爽利，一面叫雪雁站在門外邊，一面搭三搭四的提起她來。林姑娘一聽見，一字不說，淌了多少的眼淚。這晴雯連忙出去做手勢，嚇得雪雁立刻跑了回來，就連寶妹妹也幾天訕訕的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難道從前去叫雪雁的時節她還清楚？」

李紈笑道：「我是送她的人，親眼看見的，她前頭這個病，原千伶百俐，神明似的，哪一件不知道得比我們還清楚？」

王夫人十分不好意思，便道：「所以我的意思，林姑娘那裡，虧得你同她的情分好，慢慢地勸他。且將這兩個丫頭叫過來哄哄印。」

李紈道：「卻也奇怪，近來林姑娘倒像和四姑娘好些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她卻是另一路的人兒，怎麼說得來？從前他們兩個雖不生分，也沒有什麼好得很；而今倒反好起來，倒打量不出。」

李紈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而今要叫這兩個丫頭過來，依我說守好我先去，停會子弄她們兩個人的舊相好過去，悄悄地拉過來，我也幫著她們。若過來了，也叫他就去。」王夫人點點頭。李紈就去，也拉著寶釵同走。

原來林黛玉回轉過來，兩府內姑嫂姊妹以及各房丫頭多有想去看她的。總因王夫人提防著黛玉性情奇怪，故此預先說知，眾人便不進去。這賴大家的、林之孝家的、周瑞家的連嬾及各處老婆子、小丫頭更不必說。當下李紈過去了半晌，王夫人打量了一回，便叫喜鸞的丫頭墨琴去喚平兒、琥珀過來，悄悄地將這些言語告訴她，叫她兩個過去。隨後又想了想，叫玉釧兒也去幫著拉了她兩個來。

玉釧兒也去了好一會子。玉釧兒走了來，王夫人不見紫鵑、晴雯，便道：「怎麼樣？」玉釧兒嘻嘻地笑著總不說。王夫人盡著問，玉釧兒道：「我們幾個人背了林姑娘，拉她兩個到對面房裡說了多少話，這紫鵑頭也搖掉了，總不開口。晴雯便說二爺是要拉拉扯扯的，她卻不是襲人一流人兒。」

王夫人聽見「襲人」兩字，面上紅一紅。玉釧兒道：「晴雯還傲呢！說攆她的時候怎麼長怎麼短，襲人說得怎樣活龍活現的，又是什麼妖精呢，狐狸呢，前前後後通是她把寶二爺引壞了。這會子再過來。寶二爺又要引壞呢？」

王夫人聽了，句句碰在心上。正在為難，寶玉又叫鶯兒來打探，問紫鵑、晴雯來沒有。

王夫人直覺得走不是坐不是的。忽然賈政進來，一直進屋裡去了；隨後又是賈璉進去回話，一會子又叫林之孝進去，又叫周瑞進去，又發出對牌來，又是吳新登進來說閉靖王來了，又傳說各勳戚部院也來了。隨後又說，恐怕驚動，改日定了神再見。一會子又說，北靖王拜會。賈政連忙出去，不幾句話又進來。

這一刻賈政煩極了。寶玉更煩得不得了。賈政又叫賈璉進去，說了些話，賈璉出去了。王夫人恐怕賈政拘著寶玉，也請賈政過去，說印小小感冒，不要拘著他。賈政也點點頭，仍舊回轉房裡來，看些書札稿片，也將帳目翻翻，點頭一會，歎息一會終究寶玉懼怕賈政，賈政在房中便如正神鎮住邪神一般，咳嗽一聲寶玉也心裡跳一跳，便不敢叫鶯兒過來催逼著要紫鵑、明雯。

王夫人便像欠債似的，有人擋住了暫時且鬆爽些，卻將旋絲瑤瑤盤盛著兩盤新鮮果子兒，叫玉釧兒拿去同鶯兒哄著寶玉。順手的裝上兩盤兒，叫素雲送與黛玉，順便問：「你奶奶猜摩著林姑娘近日愛吃個什麼，柳家的弄不精緻，叫你奶奶悄悄告訴我，我這裡做了去。不說是我的，通說你奶奶做的。」素雲答應著就走了。

王夫人又叫轉來，悄悄地告訴她，叫她向平兒、琥珀說：「我心裡惦記著，叫她們妥妥當當地說。」

素雲去了不多時，平兒回來了，平兒上前去悄悄地說了半晌，王夫人只呆呆的便道：「你且去叫鶯兒來編幾句，且哄住了他。」平兒便叫小丫頭到老太太房裡碧紗櫥內，悄悄地扯扯鶯兒的衣襟，不要叫老爺知道。

小丫頭去了，鶯兒便過來，大家商議商議，不過說紫鵑實在走不開，晴雯原肯過來，也因林姑娘檢點東西掉不過手，遇著空也就來的。至於林姑娘的話卻不可招架，防他呆頭呆腦起來，鶯兒便去學著說了。寶玉也無可奈何，只呆呆地胡思亂想。

這裡正指使著人，那邊琥珀也回來了，王夫人便問她。琥珀的言語也同平兒的差不多，王夫人就叫琥珀坐下來，叫她幫個主意。這琥珀終是老太太屋裡人，與鴛鴦差了有限，在主子前原有個分兒說得句話。又遇著王夫人再三問她，知道王夫人為寶玉，面上肯委屈些兒，也和晴雯好，替她委屈，便說道：「據我的主意，叫晴雯過來呢，她到底是個丫頭，敢不過來？就是跟了林姑娘也還在這府裡。況且底下裡是寶二爺的人兒。不過追上去是……」琥珀說到此，便頓住了口。

王夫人便道：「追上去原是老太太的人，與你們一樣。我從前原誤聽了襲人的話。剛才晴雯這些話原不是全無蹤影的。而今襲人也去了，她倒回轉過來。她平日心高氣硬，為人正經，也就一輩子洗刷清了，也暢她的意，她還要怎麼樣？你看，她從回轉來我不疼她？她叫我再怎麼樣？」

琥珀微微地笑著，說道：「她還說老太太屋裡總是鴛鴦一路上的人，唯獨襲人作怪呢。而今她的居心為人，太太也都曉得了。太太而今這樣疼她，誰還趕上？只是她這個人是個燥頭騾子，順毛兒眾生。太太只要將從前掛心她的話當面說破了，叫她死也肯。不是我說她，若圓圓兒的，連林姑娘也好說話了。」這王夫人聽了，並不為怪；喜鸞、喜鳳也盡著點頭。

王夫人便說道：「我起先不明白，而今聽你這一席話，我也明白了。不是我必定順著寶玉，做主子的倒去招陪丫頭，只是仔細地想起來，怪難過的。我幾時去當著她面說開了，她還要怎樣？」琥珀也道：「她還要怎樣呢？」

不表王夫人、琥珀兩下商議。且說瀟湘館中，黛玉久已復原，而且從前舊病若失。總之一個人無思無想，就病也好得快些。黛玉自從回轉過來，真個四大皆空，一絲不掛。就如一個心孔被仙露洗濯淨了，倍覺得體健身輕。本來在房中走動，只因厭見俗人，故此借著養神，閒閒坐坐臥臥。

這一日，雪齋、紫鵑、晴雯檢閱憲書是個好日子，都央及黛玉走走散散。黛玉也依了。走到外間，依舊是王摩詰著色《輞川圖》，虞世南的墨跡對聯。一邊是嵌玉江心鑄鏡，八幅八洞神仙掛屏；一邊是唐六如水墨細筆西湖十景橫披。還有黛玉最愛的唐六如小楷《道德經》也掛在琴桌後。這張小琴也安著弦橫在桌上面。

還有些古鼎、茗器、筆筒、各色文房四寶，連寶釵送的零碎人事，可以陳設的，也都精精緻致的擺列著。天花板上全釘著大紅繡花羽縐漢玉古鏡的屋幔，地上也鋪著絨毳毯，真個名色齊全，一件不少。

黛玉提了個小小白攢銅著衣的手爐兒，慢慢地看去，還有王夫人逐時送來的素心臘梅、素心草蘭、綠萼梅，水仙盆也幽幽雅雅

的放著。黛玉點點頭道：「難為了珠大嫂子了。再走進過去，隱隱的飄過檀降香來。再走進幾間，看見李納供的神像。黛玉又落了幾滴淚，上前來拈了香，解下金魚兒供在神前，輕輕地福了三福。紫鵲也下拜了四拜，慢慢揚揚站起來再福了四福。紫鵲隨將金魚兒與她掛上耳墜子。晴雯淌著淚也拜了？」

黛玉便道：「不要褻瀆了。停會子將吳道子的白描呂祖師換上。」這裡紫鵲、晴雯聽了答應著，才曉得黛玉決定要修仙的了。心裡頭都想道：「這個仙女也配。」黛玉便走回來，見那軟煙羅顏色未退，這雪日晶光射眼得緊，忽然地觸起賈母來，連臨過去時「白疼了」三個字也觸起，不免又掉了幾點淚。

黛玉要看那雪景，叫打開窗子。這晴雯連忙走進去，將天鵝絨大紅繡金縐紗搭護，並紫貂大紅軟呢雪兜與黛玉披上了，方叫紫鵲開窗。紫鵲輕輕地打開來，這雪真個好看，把這些竹子壓得歪歪斜斜，也有重得很壓折了的，也有顛危危將倒地的，你敲我擊，搖擺不定。還有幾樹梅花，淡淡的一點兩點，趁著太陽漸漸地吐出來，微微的飄有香氣。得多少霽日散彤雲之景，回風送玉蝶之飛。黛玉細細看了一看，真個再世重來，感傷不已。

這紫鵲、晴雯怕她著了冷，再則乏了、傷了，便曳上窗催她進房來。黛玉也便揉揉眼進去，卻叫小丫頭子將素心臘梅、水仙兩盆搬進來放在炕上，呆呆的對著它，也點點頭並不言語，倒像有什麼領悟的意思。

這紫鵲、晴雯也猜摹不出。晴雯在旁邊看了一看，見黛玉被雪影子耀得粉妝玉琢，說不盡的百媚千嬌，心裡忖道：「這麼個人兒，從古來哪裡還有兩個，要說我才像她，好不慚愧，怪不得寶二爺性命似的捨不得，也只有她略略的配得上。」便動了個替寶玉作合的念頭，走上前將雪兜、搭護解了。

紫鵲又去摸一摸金魚兒。黛玉總不管，只看著兩盆花，卻像有所遇似的。她們兩個便也由她，且去疊衣服添香。柳嫂子也來瞧瞧她兩個，也便揚揚的在玻璃內望那雪鈎的層層樓閣。這裡黛玉心中思想的，黛玉也不告訴她們，她們如何能知道。

原來黛玉自從回過來，一心一意只想修仙。她看了雪景回來，便想到天上瓊樓玉宇，到得那裡如何逍遙自在。再想起五真七祖內中就有孫真人女身在內，而且蘭香真人本是孝女，十五歲上便想超凡，只因親生牽掛，直到後來方才遂意，畢意一心堅確到底做了仙家。我從前早背父母，早該學她，枉枉地耽誤了歲月，而且一子昇天五宗超拔，我若得了道，連亡過的爹媽也一處了，看看滿屋中陳設，只有這兩樣合我意思。

這素心臘梅直到歲寒方吐，也歷過多少風霜，況那水仙的翠帶銀盤，也真有凌波的態度。可惜它草本之類被人搬弄，若生在空山遠水，由它受日月精化，一樣的也會成形脫體。我如今強過它，又且歷了多少境界，若不絕早回頭，就比著草木一樣了。正呆呆地想著，王夫人、薛姨媽、喜鸞踏凍來了。黛玉終究不好意思，略略應酬也就說倦。

王夫人見她開了口，也歡喜，也會她倦的意思。老姊妹就同喜鸞出來，想些話去哄寶玉，還想黛玉就回轉意來。哪知黛玉的心上已決定了一個主見，哪裡還有想到寶玉的分兒。又過幾日，黛玉早膳後又在那裡出神，只聽得小丫頭們同柳嫂子齊聲說道：「四姑娘來了，仔細著還都凍著呢！」

惜春道：「這院子裡竹兒也太多，陰陰的，你們怎麼不將靠路的叫人砍掉些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咱們姑娘正愛它斜斜的呢。」這裡紫鵲便揭起暖簾來，晴雯便迎出去，同小丫頭子攬著惜春進來。

黛玉就滿面地笑，迎出來說道：「好姊妹，怪惦記我，你就是未卜先知的。你再不來，我要叫紫鵲來拉呢。」

惜春也笑道：「你哄誰呢，你還放紫鵲來呢？」說著笑著，就在炕對面的坐下了。惜春笑道：「林姐姐，你愛著這兩樣花，什麼意思？」黛玉笑吟吟地道：「你猜猜。」惜春也笑著點頭，道：「我也懂得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你怎麼不說？」惜春道：「你怎麼不說，要我說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專等你說。」惜春彈了一個榧子，笑道：「你要我說偏不說。」兩下裡笑了一笑，這裡丫頭們如何知道她們兩個的機鋒。

黛玉說到合意，便將《參同契》、《性命圭旨》等書互相講究，一個功夫深透，一個會悟精靈，說得頭頭是道。正在講得投機，外面王夫人、李納、寶釵、平兒也來了。這兩個好不阻興，黛玉略略地說尖話，也就呆呆地坐著。又是王夫人會意，就同平兒、紫鵲、晴雯假說看看殘雪，到那邊房裡與晴雯說開了。

這晴雯本來心地爽直，而且見到做主子的這樣，又當著眾人前細細地表白她疼她；又且襲人改節落在她眼睛裡了，她又和寶玉好，一時間不由地說道：「太太既然明白了，就是了。」王夫人便央及她到寶玉處走走。

晴雯道：「我是直性人，就去也不能哄印。」王夫人聽見「就去」兩字，心裡便喜歡，又曉得她性傲，不好逼著她，便將就的道：「隨你看光景便了。」王夫人反又托了紫鵲，遇空時催她走走，只當敷衍似的。紫鵲也應允。王夫人、平兒便告訴寶玉去了。那柳嫂子在窗內悄悄地聽見，直驚喜得了不得。若是五兒，那裡有這個分兒？便伺候著晴雯反像自己倒做了孝順的女孩兒一樣，遇空兒也就催她。

且說黛玉，見王夫人、平兒去了，稍覺適意，終究李納、寶釵平日的情分雖好，這會子卻另一路人。惜春也覺得打斷了講道，四個人卻三條路徑，一時說話總覺得不大投機。正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到底是寶釵的心靈，高似李納的悟性，看見她兩個情景便猜著了幾分。

從前寶玉著魔時尋著借姑娘講道，今黛玉或者也著了魔，也同她講道。雖則兩個人各自著了魔，然後合了她，畢竟也是她性情合得他兩個的意思。卻也好笑，前前後後印板兒似的拿她做搭紐兒。

寶釵也像規勸寶玉似的說道：「你兩位妹妹像談甚道似的，怎麼瞞著我同大嫂子？」李納也笑了。這裡惜春未及開言，林黛玉嘴快，就笑道：「講了你們也不懂。」

寶釵便笑拉李納道：「你看她欺我們到這個分兒，我倒有句話講，這仙佛也不是容易做的。說做就做，滿天下都成了仙佛了。大凡成仙成佛，各人有個根基。我看林妹妹自然世界天下第一個女孩兒了，也還拿不住就做神仙呢，若說說就做得，為什麼孔聖人這樣聖人，《論語》上明明的載一行『子不語怪力亂神』，你就連孔聖人也不服了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寶姐姐要便拿道學話兒壓住人，你也拿不定人。你說孔聖人，從前孔聖人到了柱下見了老子，歎他猶龍，這時候老子還是個凡人，直到後來方才騎了青牛出得函谷關去。孔聖人怎麼不先已知他是個神仙？」

寶釵笑道：「林妹妹你不要怪，我卻先知你斷斷做不成神仙。」

黛玉明知她話裡有因，便笑道：「你不知道我，我倒知道你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你便說。」黛玉就呵呵笑道：「你們這班人多是情蟲。」惹得寶釵、李納、惜春都笑了。

寶釵便指著黛玉道：「大嫂子、惜姑娘，你看這林丫頭狂得這樣兒，一家子通罵了，連世界天下通罵了。她從前編派劉姥姥做母蝗蟲，而今把咱們也打入蟲字號去了。她便有做神仙的分兒，她這嘴頭子尖利便到了神仙隊裡也要咬群兒，叫眾神仙攆她下界呢。」

三個人不覺大笑起來，寶釵又道：「更好笑，我們那個動不動說人家祿囊，這裡又說個情蟲，這倒不是個絕對呢。」三個人笑得了不得，黛玉臉上紅一紅，也笑笑，連忙正色起來。惜春道：「這不比二哥哥還上去一層。」李納道：「虧你也將上天梯再送一步。」

這裡說笑頑耍倒也樂得很，也是黛玉回過來第一次姊妹相聚的樂境。說話間，素雲便送了幾樣精緻菜點來，原是王夫人加意造的，卻總說是李納處做的。丫頭們便在炕桌上擺起來，姑嫂三人推黛玉靠裡坐，惜春在地平上坐一把小小竹節香檀雕花椅兒，李納、寶釵都上炕。

丫頭們送菜上來，隨則天寒，怕黛玉著了火氣，用銀坐盆暖著小磁器的宮碗。一碗新筍天花湯，一碗雞腐燕窩、一碗駝峰清燉

火肉、一碗鬆瓢黃芽菜、全烏雞肉擰汁清煨好、一碗野雞生片湯、一碟燕窩蓮米粉鬆糕、一碟核桃酥蘑菇素餡，其餘小菜也都精雅。再一兩碟醃鵝、糟鷓鴣，也有參藥酒，也有清淳松子仁酒。四個人都隨意，愛吃的吃了些。吃完了，丫頭們送上手巾，接了漱盂，四個人都立起來。寶釵又帶了上等龍井茶來，要試雪水。

李紈說寒些，黛玉便強著要雪水，丫頭們便多多地滾了幾滾，開出來果然配口。又戲謔了些言語、李紈、寶釵只覺得背後有人曳她似的，假意同了惜春散去。這裡黛玉還留住惜春。

李紈、寶釵出得瀟湘館，素雲方告訴道：「太太說快請兩位奶奶去。」這李紈、寶釵不知裡頭又鬧出什麼故事來，急忙趕去。要知此去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